

春秋五霸

楚 莊 王

秦俊 著

二月河 称其通俗而不庸俗，乡土而不泥土；
从众而不媚众，人雅而不佞雅。

这是一部最好读的春秋争霸史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春秋五霸

楚莊王

秦俊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 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五霸·楚庄王/秦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559-0375-8

I.①春… II.①秦… III.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02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7 000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长舌女人·····	1
第二章	大王想吃熊掌·····	15
第三章	老师劫了学生·····	27
第四章	是谁救了大王·····	40
第五章	这戏还得演·····	52
第六章	一鸣惊人·····	64
第七章	天价羊肉·····	77
第八章	中国第一侠·····	89
第九章	问鼎中原·····	101
第十章	好厉害的反贼·····	114
第十一章	绝缨大会·····	126
第十二章	樊姬论贤·····	139
第十三章	螳螂捕蝉·····	151

第十四章	中原第一姬	161
第十五章	两个无耻汉	173
第十六章	君臣相戏	184
第十七章	大王也爱腥	196
第十八章	蹊田夺牛	206
第十九章	真个是风满楼	217
第二十章	五个二百五	230
第二十一章	邲之战	243
第二十二章	灵堂会	256
第二十三章	易子而食	269
第二十四章	曲高和寡	281
尾	声	291
附：	主要参考书目	298

第一章 长舌女人

酒过三巡之后，当着王姑江芊氏的面，商臣与太傅潘崇大谈起女人来，且讥其“肥得惨不忍睹”。

江芊氏压低声音对公子侣说道：“你爹要造反呢。造反你懂吗？造反就是要砍你爷的头。现在能救你爷的，只有咱俩了。”

令尹成大心听了江芊氏的话，不仅不调兵平叛，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好，造反好，你们熊家不是擅长窝里斗吗？这叫一报还一报。

楚成王遇到了一件揪心的事，愁得他吃饭无味，睡觉不香。

不，不应该称他楚成王。

成王乃其死后的谥号，他活得好好的，何来的谥号？还是叫他熊恽吧。

熊恽为王四十六年，灭国二十。齐桓公那么厉害的人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他也忌惮三分；宋襄公欲为霸主，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自公元前七世纪下叶，泓水之战之后，他雄踞霸主之位长达六年。他之所以没被评上“春秋五霸”，一因同时代的英雄太多，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这些顶尖高手周旋，他的光辉给掩盖住了。二因史学家多为中原人，存在着种族歧视，不肯多给楚国名额。不给也罢，竟然把他的手下败将——比蠢猪还要蠢的宋襄公也给偷偷地塞了进去，实在让人气愤。不佞趁创作《春秋五霸》一书之机，将宋襄公划掉了，由越王勾践取而代之。不过，将勾践塞进“春秋五霸”，并非不佞首创。



闲言少叙。似熊恽如此英雄之人物，能够让他感到揪心的事，绝非一般！

这事算让您猜对了。

此事，事关太子。

太子者，国之储君也。国祚能否长久，能否发扬光大，全在储君。

楚国的储君是谁呢？

是商臣。

熊恽有几个儿子，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两个，一为商臣，一为公子职，皆为嫡出。因商臣年长之故，立为太子。

说起这个商臣，实在不敢恭维，按照楚令尹^①斗勃的话说：“蜂目豺声，其性残忍。”

至于他如何残忍，不佞仅举一例。某一日，斗勃之族兄与商臣口角，说他“蜂目豺声”，竟被商臣挖去了双目，割去了双耳。

他不只残忍，且又好色，连老爹的妃子也敢染指。

熊恽有心将他易去，改立公子职，又恐引起内乱。

何也？

商臣之为太子，已经二十余年，且不说他有一帮狐朋狗友，就是在百官之中，拥戴他将来为君的，少说也有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个潘崇，为楚之望族，既是商臣之师，又是商臣的铁杆保皇党，还是熊恽的救命恩人。要废掉商臣，首先得拿潘崇开刀，这决心委实难下。

恰在这时，熊恽之妹半氏，由江国归来，说是要看望她的哥哥。

半氏较之熊恽，仅仅小了一岁，二人同为嫡出，在众多姊妹之中，感情最深，半氏自十六岁远嫁江国，立为夫人，故又称之为江半氏。她每年总要回楚国一趟，称为省亲。在现在看来，出嫁之女每年回一趟娘家，这是再平常不过了。但在古时不行，至少说在西周和春秋时不行。周礼明文规定，出嫁之女若想省亲，有一个前提——父母至少有一人健在。熊恽的父母已经死了几十年，照理江半

^① 令尹：官名，类似诸侯国的相国或宰相。

氏是不能回国省亲的，但楚出自蛮夷，不受周礼之约束。

江半氏回到楚国之后，径奔寝宫，兄妹二人相见，有聊不完的话，聊着聊着，聊到了商臣头上。熊恽不住地唉声叹气，经江半氏再三追问，方将心中的忧愁，一一道了出来。

江半氏劝道：“王兄不必为此事犯愁。大楚得以振兴，全赖王兄之力。王兄就是楚国的太阳，中流砥柱。楚臣无不仰王兄之鼻息。小小一个太子，废与不废，还不是您一句话！潘崇这人，小妹并不陌生，他虽说救过您的命，但正因为救过您的命，他才得以官拜大夫，又拜太傅，为辅导太子之官。借给他一个天胆，他也不敢和您作对！”

这一说，熊恽的心情立马有了好转，他轻叹一声道：“御妹所言也是。但易储之事，事关社稷，不能凭寡人一句话就把商臣拿掉，得寻他一个错处。”

江半氏笑道：“这错处还不好寻吗？真寻不来，咱就捏他一个。”

熊恽道：“好主意。”

扭头朝门外叫道：“内侍何在？”

一宦者应声而至，躬身问道：“大王有何吩咐？”

熊恽道：“寡人许久未曾用酒了，筛上一壶，寡人要与御妹痛饮三樽。”

宦者倒退三步，方才转过身去。

俗话不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熊恽想要易储的事，一个月后竟然传到了商臣耳中，着实把他吓了一跳，忙找他的老师潘崇商议：“潘先生，出大事了！”

潘崇见他如此惊慌，忙道：“出什么事了？”

“大王要易储呢。”

潘崇也有些慌了：“汝这话是听谁说的？”

“学生妃子说的。”

“太子妃是听谁说的？”

“她的贴身宫女飞蝶儿说的。”

“飞蝶儿又是听谁说的？”潘崇紧追不舍道。



追来追去，追到飞蝶儿一个远房姑姑那里断了线，而这个远房姑姑，仅仅在王宫中做过三个月的洗衣工。

潘崇笑道：“太子呀，易储事关社稷，如此大的事情，不可能让一个女佣知道，好好去读您的书吧。”

商臣倔强地说道：“不，有道是‘无风不起浪’。就是别人不说，我也有种预感，父王早晚非要废我不可！”

“为甚？”

“我大楚能有今日，全凭斗家的支持。而斗勃又是斗家的一号人物，官居令尹，父王倚为左膀右臂，因酒后听了学生一言，便将斗勃逼杀，酒醒后十分后悔。他虽然对学生未曾有片言相责，但学生看得出来，他是恼我的，恼得要命，这是其一。其二，公子职聪明伶俐，又生了一副英武之相，父王甚为爱之。有此二因，父王易储之事，绝非空穴来风！”

潘崇笑道：“说来说去，王要易储，这只是您的感觉而已；但此事关系重大，不能单凭感觉行事，得靠实事，当务之急，是设法弄清大王是否真的生了易储之心。”

商臣道：“怎么弄？我直接找他，探探他的口气？”

潘崇摇手说道：“不可。”

商臣道：“由您出面如何？”

“不可。”

“由父王之近臣出面如何？”

潘崇又将手摇了一摇：“不可，不可也。大王生性多疑，弄不好会引火烧身。”

商臣道：“诚如先生所言，为之奈何？”

潘崇略思了一会儿说道：“找您江半姑姑，您这个姑姑，与大王一母所生，感情最深，年年都要回来一次看望大王。这一次不知为甚，竟然住了一个月还没离去，又常常与大王嘀嘀咕咕，大王若有废您之意，她不会不知道。”

商臣颌首说道：“先生所言甚是，我这就去找江半姑姑。”

“且慢，如此机密之事，您江半姑姑不会给您说的。”

“这，这……”把个商臣急得抓耳挠腮。

潘崇笑道：“您别急，臣有一计，可让江半氏说出实情。”

商臣立马问道：“计将安出？”

潘崇道：“江半氏虽为女流，但脾气暴躁，受不得半点委屈，只需……”他将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只能让商臣一人听见。

商臣鼓掌说道：“好计，好计！我当依计而行。”

翌日午，商臣亲自出面，将江半氏请到太子宫，设宴相款。初时，他对江半氏毕恭毕敬，又是献酒，又是夹菜。哪知，酒过三巡之后，商臣不再搭理江半氏，反与几个宫女打情骂俏。这还不算，竟与潘崇大谈起女人来，说什么女人过了四十岁，连豆腐渣都不如，再活下去，只能是污人眼睛，还特别提到了江半氏：“您看，我姑姑年轻时是多么貌美惊人，如今却肥得惨不忍睹！”

江半氏本就肤浅而又高傲，在楚，贵为公主，在江，贵为夫人，何曾受过这等污辱？她被彻头彻尾地给激怒了，拍案而起，高声大骂道：“汝不肖如此，怪不得汝之父王要改立公子职为太子！”

商臣见套出了真情，假意谢罪，江半氏将袖子一甩，愤然出了太子宫。

“先生，”商臣耷拉着脸说道，“看来，父王真的要易储了，您看怎么办？”

潘崇慢条斯理地问道：“子能北面而事职乎？”

商臣回曰：“吾不能以长事少也。”

潘崇又曰：“汝若不能屈首事职，逃往他国如何？”

商臣回曰：“我大楚如此强大，就是想逃往他国，谁敢收留我呀？就是有人敢收留，我也不想做一个流浪汉。”

潘崇再问曰：“汝既不能以长事少，又不愿逃亡他邦，以汝度之，公子职若是做了太子，会对汝怎么样呢？”

商臣回曰：“他恐怕要来杀我呢。”

“为什么？”

“这王位本来是我的，硬生生被他夺了去，我活着对他是一个威胁。”



“汝愿意死吗？”潘崇又道。

“我不愿意。”商臣毫不犹豫地回道。

“汝能举大事乎？”

“先生说的大事，莫不是要我杀掉父王？”

潘崇道：“正是。唯有如此，方能转祸为福。不过，大王好赖是您亲生父亲，老朽怕您下不了手。”

商臣恨声说道：“老东西心中无父子之情，杀他只当杀一头老猪，有何下不了手？”

潘崇鼓掌说道：“好！有汝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二人就如何举事，密商了一个时辰。

中国有句古话，叫隔代亲，连不可一世的楚成王也未能脱离这个轨迹。他那么讨厌商臣，却对商臣的儿子公子侣甚为关爱，教他打拳，教他占顶，教他走茅厕。

何谓占顶？

占顶是一种智力游戏，只需棋子（小石子、火柴棒、圪塔蛋）若干，土地一方。占顶时在地上画一横四、竖四的棋盘，两人对阵，每人手中握棋子若干，各自在横竖线的交叉点处布子。谁先占均可，一替一子，一条线上的子可以互相顶吃。所谓顶吃，譬如甲乙双方各在同一条直线的交叉点处占一子，又该甲占子时，可以挨着自己之子再占一子，把对方顶吃了，叫顶掉。乙方可以找空步再占或不动。若乙方在顶掉处再占一子，甲方又不去把同一线上另一步占住，乙方可再占一子顶吃甲方两个子。盘上子布满后，各自去掉一个子，子少者先走，一替一步地对走下去。走步时也是同一组上的子互相顶吃，直到把对方的子顶吃完为赢。占顶时忌围观者“支着儿”。

何谓走茅厕？

走茅厕也叫憋死角。画盘为“匚”，内画两条对角线，无边线处为茅厕。两人对垒时，每人两个子，摆在自己一边的两角。谁先走均可，但第一步不能憋死

人，一替一步走，无线处不能走。直到把对方二子逼得不能走步为赢。

是时，公子侣还不满七岁，鬼精鬼精，且不说打拳，单就占顶和走茅厕而言，偶尔还能赢楚成王一盘。

公子侣有个不良习惯，无论是和爷爷占顶还是走茅厕，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楚成王疼爱孙子，特意在自己的御榻旁设了一张小榻，供孙子睡觉。

江芊氏从太子宫出来，越想越气：“这个商臣，太不像话了，我得去王兄那里告他一状，早一些把他废掉。”但当她真的见了楚成王，又犹豫起来。

和王兄怎么说？若是实话实说，王兄会怎么想？会不会怪我多嘴多舌，把他心中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会，一定会的。若是实话实说岂不要被王兄骂一个狗血喷头！

不，不能说。

但她已经进了王宫，且又将王兄惊醒，一言不发地退出寝宫，似乎说不过去。

她虽说有些肤浅，脑瓜子转得却不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微微一笑说道：“王兄，公子侣在不在您这里？”

楚成王道：“在。”

江芊氏道：“他整天嚷着要吃‘山药泥’，小妹知道一个去处，小妹想带他去品尝品尝。”

楚成王道：“好。”

江芊氏从卧榻上将公子侣拽起来，直奔一个名叫“聚珍园”的地方。

这地方江芊氏来过，这地方不只擅长做“山药泥”，尤擅做橘瓣鱼丸。

年前，为了创作《楚成王》，不佞前去荆州考察，特意品尝了这道菜，可谓大饱口福。

为了让无缘去荆州的朋友，特别是少年朋友们，也能尝到这道名菜，不佞特将“山药泥”的原料和制作方法抄录于后，有兴趣者，不妨照单制作，自得其乐。

此菜的原料有：



山药七百五十克

蜜橘饼十五克

蜜桂花五克

麻糖片五十克

蜜冬瓜条五克

芝麻十克

熟猪油一百七十五克

白糖二百克

制作方法如下：

(一)选用粗壮肥嫩的山药洗净，蒸熟去皮，用刀平压成泥，盛入碗内。芝麻炒熟，碾碎。麻糖片、蜜橘饼、蜜冬瓜条均切成细末，放入山药碗内，加猪油二十五克、芝麻五克、白糖五十克，拌匀，放入笼屉，在旺火上蒸至发泡时取出。

(二)炒锅置中火上，下猪油一百五十克，烧至四成热，放入山药泥，加入白糖一百五十克、芝麻五克，熬炒两分钟，直到山药泥不粘铁勺，糖已起丝，起锅盛盘，撒上蜜桂花即成。

此菜色泽橙黄，柔软爽细，香甜滑口，味道不腻，表面有薄膜，看起来无热气，实则温度很高，食时防止烫唇。

打个比方，御菜就像现在的宾馆菜，虽好吃，料却重，吃得久了，岂能不腻？骤然吃一顿农家菜，既新鲜，又可口，公子侣连道好吃，差点儿把肚皮撑破。

奶孙俩吃过了“山药泥”和“橘瓣鱼丸”之后，便去划船，直划到金乌西坠，又回到了“聚珍园”。除了“山药泥”，又点了一份“散烩八宝饭”。待他们回到王宫的时候，商臣已经行动起来，将把守宫门的侍卫全部换成了太子宫的甲兵，个个都是顶盔贯甲，手执长戟，唯有那个矮胖子握了一把剑。

这些甲兵，江聿氏一个也不认识，但她仗着是大王的御妹，还像往常一样，拉着公子侣，径直往里走。众甲兵将戟一横，挡住她的去路。

她一脸愠色地斥道：“干什么？我是大王御妹，汝等连我也敢拦吗？”

矮胖子回道：“太子有令，没有他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得出入王



宫!”矮胖子者，吕伋也，官居千夫长，早年，曾经做过潘崇的门客^①。

江聿氏还以为听错了，反问道：“汝说什么？”

吕伋将说过的话很不耐烦地复述了一遍。

江聿氏破口大骂道：“混账，大王还没死，这家还轮不到他太子来当。滚一边去！”

吕伋一脸讥笑地说道：“骂什么骂？大王这会儿确实没死，但离死也不会太远了。快回汝的江国去吧，也许能保住汝的一条老命。”

江聿氏这才意识到，太子要造反了。既然意识到了，就不能丢下王兄不管，当务之急，是赶紧给王兄报个信儿。

她扫了众甲兵一眼，一个个膀大腰圆，手执长戟，硬闯是闯不进去的，那只有来软的了。

她满脸赔笑道：“诸位军爷，您看，天已经黑了。老姬不只是大王的御妹，还是太子的嫡亲姑姑，就是太子在这儿，他也不会把他姑姑挡在门外，让她露宿街头的。请诸位高抬贵手，放老姬进去吧。”

吕伋使劲将头摇了摇，说道：“这不行。还是在下那句话，没有太子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出入宫门。”

江聿氏见软的不行，冷哼一声说道：“尔等果真以为太子要造反吗？”

众甲兵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一个人凑腔。

江聿氏将声音抬了一抬问道：“他已贵为太子，这大楚的江山早晚都是他的，他造谁的反？他就是想造反，能把亲老子杀了？实话告诉尔等，太子虽说率甲兵围了王宫，那不叫造反，那叫清君侧。”

她将众甲兵逐个儿扫了一遍道：“清君侧尔等懂吗？清君侧就是清大王身边的坏人冯妃。一旦清了君侧，父子俩和好如初，尔等怎么办？识相的，快放本公主进去。”

你别说，楚成王的嫔妃中也真有这么一个姓冯的。这冯妃年轻貌美，很为

^① 门客：古时指寄食于达官贵人的人。



楚成王所宠，为争夫人之位，进谗言害死了一个王妃和两位重臣。

她这么一说，甲兵们竟然信了，一个个收戟后撤，闪开了大门。

她微微一笑，低头对公子伋说道：“走。”

谁知，脚还未曾挪窝，吕伋大跨两步，挡在门口：“这宫你不能进。”

她一脸不解道：“为什么？”

吕伋冷哼了一声说道：“汝当吾等全是三岁小孩呀！什么清君侧？自从太子命吾等取代了守卫宫门的卫士那一刻起，吾等便犯下了灭门之罪，就是大王肯赦免吾等，楚法定也不会饶恕。这反，吾等是造定了！念汝为我大楚老公主，在下不便动粗，在下还是劝汝早些离开为好！”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江半氏自知进宫无望，默想了一会儿，将公子伋拉到一旁，小声问道：“伋娃^①，姑奶问你一句话，你爷对你亲不亲？”

公子伋回道：“亲。”

“姑奶再问你一句话，你可要实话实说，不能欺骗姑奶。”

公子伋点了点头。

“你爷亲你，还是你爹亲你？”

公子伋回道：“我爷。”

“说瞎话是要遭龙抓的，你刚才说的可是真话？”

公子伋回道：“是真话。”

江半氏满面泪花，照公子伋的额头上重重地吻了一口道：“好孙孙，你爷没有白疼你。”

她朝宫门口望了一眼，见那些甲兵大都在窃窃私语，并没有注意她，便压低声音说道：“你爹要造反呢。造反你懂吗？造反就是要砍你爷的头。现在能救你爷的，只有咱俩了。”

公子伋哭丧着小脸说道：“我这么小，又不会武功，就是想救也救不了。”

江半氏道：“你别担心，我不是让你去和那些要杀你爷的人对打，我是让你

① 娃：当地风俗，男孩称娃，女孩称妮。皆是一种昵称。

给你爷送个信，他自有办法平叛。姑奶问你，这信你敢不敢送？”

公子侣道：“我敢，可是……”他扭头朝宫门口望了一望说道，“他们不让我进门呀。”

江半氏道：“你放心，我有办法叫你进去。走。”

她拉着公子侣，二次来到宫门口。吕伋皱着眉头说道：“你咋又折回来了？”

江半氏满面赔笑道：“将军，太子既然有令，老姬也就不再难为你们了，露宿街头就露宿街头吧。可他……”

她轻轻拍了拍公子侣的头顶说道：“他还不到七岁，您也忍心让他露宿街头吗？”

“这……”吕伋犯了犹豫。

她立马变了腔儿，用威胁的口气说道：“将军，这公子侣可是太子的嫡长子呀，太子要是做了大王，他就是太子。请将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这话把吕伋给镇住了，他满脸堆笑道：“老公主，您不要生气，末将听您的。”

江半氏目送公子侣走进宫去，方才转身，径奔令尹成大心家。

成大心又叫成嘉，因其姓斗，又叫斗成嘉，楚之原令尹成得臣之子。闻听老公主到了，成大心亲至大门口相迎。

他朝江半氏深深施了一礼道：“老公主大驾光临，满院生辉。请，堂上请。”

当时，达官贵人住宅的建筑是有严格规定的，它是将一组地面建筑组合成一个封闭的院落。院落前面中央为门，系面阔一间的明间。门两旁有两间小屋，各面阔一间，称为塾，门内有庭，即院子。庭后便是院落的主体建筑——堂室。所谓堂室，实际是一栋分为前后两大部分的建筑实体。堂在前，其左右有东西厢；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和室同建在一个台基上，台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有高低的不同，从而台阶的数量也有多少的差异。在堂下的前方有两阶。堂和室，同为一个房顶覆盖。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堂上不住人，是达官贵人议事、行礼、交际的处所。



江半氏心如火燎，哪还有时间登堂呀，气喘吁吁地说道：“斗令尹，出大事了，太子要造反，你快快调兵前去救驾！”

成大心骤听此言，吃了一惊。但他很快便平静下来，将头使劲摇了摇说道：“不可能，不可能！太子是有名的孝子，他能造他爹的反吗？况且，他已贵为太子，这大楚的天下迟早是他的，他造的什么反？”

江半氏带着哭腔说道：“真的，我不骗你，他连守卫王宫的武士都换成他的甲兵了，这是我亲眼所见。”

成大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诚如老公主所言，太子真的要造反，这兵我也调不成呀！”

“为什么？”

成大心双手一摊道：“没有大王的诏书，这兵我不敢调，也调不动。况且，我虽为令尹，但真正掌兵权的是司马，您不妨去找一找斗司马。”

江半氏欲说又休，转过身去，急匆匆地找斗司马去了。

成大心望着江半氏匆忙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好，造反好，你们熊家擅长窝里斗。熊恽杀了熊艰^①，商臣又杀熊恽，一报还一报。好，好，我得好好庆贺庆贺。”一边说一边折回室中，命膳夫炒了四个小菜，邀夫人一道欢饮。

楚国之先祖姓半，乃颡顼帝之后，至西周，其后人鬻熊，为周文王和武王之师，遂从熊为姓。八传至熊仪，生有二子：霄敖、斗祁。熊仪继君位后，便称“若敖”，这也是楚国历史上的君王第一次有了专门的称谓。熊仪之幼子斗祁便以若敖为氏。又因封于斗邑^②，亦称斗氏。

熊仪传霄敖，霄敖传熊胸，是为蚡冒。蚡冒卒，其弟熊通，杀蚡冒之子而自立，是为武王。武王传文王，文王传成王，成王传庄王，此为王族。斗祁生三子：斗廉、斗章、斗伯比。斗伯比传斗谷於菟。斗谷於菟传斗班，斗班传斗克黄；斗廉传成得臣，成得臣传成大心（成嘉）；斗章传斗克，为楚庄王灭族。斗越椒，一

① 熊艰：楚成王长兄。楚文王驾崩，依礼由熊艰做楚王，熊恽不服，遣刺客杀了熊艰，自立为王。

② 斗邑：地名，在今湖北省之郢西。